



吉凶雙龍劍

陳青雲著

十一

这歌楼舞榭还算阔绰，屋高地宽，天花板上，悬着六只玻璃灯，光辉耀眼，如同白昼。当中一个台子，台上摆着一张长方桌子，桌子上搭着一块绣着百鸟朝凤的鲜艳花布，桌上，放两盏玻璃大灯，上面用红漆写着“艳众班”，舞台对观众的墙上，画着百名仙女图，那仙女们，个个身披薄纱，润肌腻肤隐约可见，给人以隔帘遥望裸体美人的诱惑。

舞台右后角上，坐着一位年老的男子，手持弦琴，仰着脖项，用戴着象牙指甲的手指，拨出圆滑如珠的弦声。

桌子旁边，一位歌女，站在一个鼓架子后面，一手摇着小竹板，一手持槌敲着鼓，随即和弦，唱出娇柔造作的声调，并把眼睛向台下那二三十个衣著整齐的顾客去卖弄风情。

顾客们，多数像商号掌柜，少数像富家子弟，形态不一。有的喷着水烟旱烟，有的彼此说笑打闹，有的闭目品茶，有的则呆呆地望着台上的歌女出神。

只见那台上的女子满眼调情之意，一脸卖弄风骚。只是她虽然擦了许多脂粉，满脸的雀斑依然难以掩盖得住，何况她已过“花信”之年，体态有些发胖。即使红衣绿裤艳黄的背心，也难打扮出几分动人之处，却凭空添了几分滑稽，倒是那雪白的颈项，雪白的胖手还有几分诱人之处。那歌喉也

还百灵似的可以聆听。

只听那歌女婉转唱道：“这才是：流泪眼望着流泪眼，断肠人对断肠人。”徐石岩听到此处，想起盼玉临别时那如怨如诉的一双勾人魂魄的泪眼，想起他与那萧家姑娘虽然一见钟情，无奈宿冤难解，难成眷属，不由悲从心来，怅然长叹。

徐石岩正自苦思伤感，忽见东边靠窗的一个坐位上，陡地站起两个人来，仿佛找什么人似的。徐石岩扭头看去，见那两个人也向这边看来。这两个人都是强壮少年，其中一个身材高大，左脸上有一块刀疤。

徐石岩见那两位少年入了座，旁边还有个空位子，就径自走了过去，在离那两个人三步远的地方坐下。茶房马上端过茶来。

徐石岩呷了一口茶，就听旁边那个刀疤脸十分不耐烦地喊道：“这娘儿们还尽自麻烦什么？快点叫小珍宝出来吧！老子花一吊钱来听的就是她。”

他旁边的朋友——一个瘦面阔少年说：“我倒愿意三爷来时再叫小珍宝出来。三爷很赏识小珍宝。”

刀疤脸就问：“听说三爷迷上了个天仙似的侠女，正忙于找一把能斩钉削铁的什么剑，去取那嫦娥娘子，他还有时间来吗？”

那衣著讲究、精神轩昂的瘦少年笑道：“三爷的精力非同一般，他今天一定来看小珍宝！昨日就同着泰来镖店的几个镖头来过一趟了，更何况今天他又知道咱们在这儿等他。”

徐石岩听这二人说那被称做三爷的迷上了美貌侠女，又

寻找什么斩钉削铁宝剑，不禁心头一震，酒已醒了五分，便也注意来往之人。

这时，台上的胖女子已经回到后台，那弹弦的人喝了一口茶，重新把丝弦调了调。便见红帘一启，婉婷袅袅地走出一位歌女来。

那女子年方二八，面若三月桃花，肤似腊月瑞雪，黑发如云，细齿如玉，眉宇间颇具醉人之处，穿一身葱心绿，裹着圆臀纤腰，挺着高高的胸脯。

只见她轻移莲步，飘然来到鼓架子前，拿起檀板，轻轻敲了一下，便巧转秀目，向台下飞去几个眼波，然后微启朱唇嫣然一笑，台下便暴发出狂热的掌声。

那刀疤脸此时就象入了魔似的，直着脖子，瞪着眼，咧着嘴大声笑道：“我的乖乖，咱老爷从开封到这儿来，想不到还能看见你，美人儿，快下来叫爷爷抱抱。”说着，往台上送了个飞吻。

那台上的小珍宝仍然朱唇含笑，曼起珠喉，清楚有味地念了几句《西江月》，便开口唱道：“自古说冤家不到头，到头泪交流。有的是恩爱夫妻难长久，有的是薄命鸳鸯霎时休。俏郎君难逢多情女，美佳人总遇不见好风流……”

刀疤脸听到这里，发狂地嚷道：“咱老爷可就遇见你啦！”

徐石岩正听到动情之处，不胜感慨，想细细听去，见刀疤脸如此轻薄无礼，搅乱剧场，恨得咬牙切齿，火冒三丈，刚想过去狠狠给那刀疤脸一拳，揪着他的腿扔下楼去，就见那刀疤脸一行三人忽然站了起来往楼梯口去看，个个脸上露着羡慕欣喜之色。

徐石岩顺着他们的眼光看去，就见楼梯口上来一个人。

此人三十来岁，一双大而深邃的眼睛炯炯有神，挺拔俊俏的鹰钩鼻子显示着精明。他衣著阔绰，气度轩昂。尤其耀人眼目的是他身佩一口鞘身十分堂皇的宝剑，使人一看就知道是个精通武艺的人。

这人来到近前，向那三个人抱拳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叫你们三位久等了。”

那瘦脸少年指着刀疤脸向这人引见说：“这就是开封府来的铁太岁姚镖头。”

这疤脸铁太岁见了来人，恭恭敬敬地深深作揖，说：“关三爷，兄弟久仰你的大名，就是没处拜访你去。现在听陶二哥说，才知你已来到此地，我便特意来此地拜访你。还有我那件事，陶二哥也跟你说过了，没别的，只求你老哥多帮忙，把我的镖找回来。要不然，兄弟这碗镖行饭就不能吃啦！”

众人落坐，那被称做关三爷的一挥手，“不要着急。我这次被本城十八家镖店请来，就是为办这件事。这一回我再不把红辣椒捉住……”只见那关三爷眼露凶光，满脸寒气。

那铁太岁连忙道：“连她的两个徒弟一块抓来。这次劫镖是她徒弟干的。她娘的红辣椒那个女徒弟，长得真比小珍宝还迷人，简直是个小辣椒，拿她的袖箭蜇了咱一下，咱就把镖车扔下啦。咱保镖八年啦，从来也没见过这样的美人！”

徐石岩听铁太爷这么一说，不免春心搅动，想着，若红辣椒的徒弟能抵得上萧姑娘一半，我也就不得已求其次了。

徐石岩想着，用眼角扫了一下姓关的，见他只微微笑

着。去看台上的小珍宝，根本没把铁太岁丢镖、红辨椒师徒横行的事放在心上。台上“冬冬”打着鼓点，他也轻轻地敲着剑鞘，微微晃动着身子，津津有味地听着。徐石岩只顾想红辨椒的徒弟，看姓关的举止，没有留神台上的小珍宝已将书唱完，慢款纤腰，轻移莲步，彩蝶一般，飘回后台去了。

那铁太岁余兴未尽地说了一声：“我的乖乖，回去好好歇着，觉得累了，就喊我去给你捶捶背。”

姓关的慢慢品了一口茶，点头叫茶房过来。

茶房恭恭敬敬地走过来问：“关三爷，你有何吩咐？”

姓关的盛气凌人道：“叫小珍宝出来陪我们哥儿几个喝会儿茶。”

茶房一惊，面带难色，弯腰悄声说道：“三爷，今天福通柜上的冯五爷在这儿呢！小珍宝要来陪你，不陪冯五爷，冯五爷一定不愿意。那孩子年纪小，又是初次到彰德府来，求三爷包涵一点儿，明天叫她到你店里去，再……”

茶房话未说完，那铁太岁已经“吧”的一掌击了过去。又回手一拳，正打在茶房的鼻子上。一边骂道：“不识抬举！小珍宝在开封连老爷都陪过，今天关三爷喜欢她，要她来陪陪，你倒先来拦头……”

茶房掩着鼻子跑到一边，顺着手指缝往外流血。

那关三爷和姓陶的把铁太岁拦住，说：“不要急！不要急！”

铁太岁却暴跳如雷，大声嚷着：“他是瞧不起咱们，瞧咱兄弟不像人物字号，弄出个什么冯五爷来压咱们。冯五爷是个什么人？关三爷，兄弟替你挣这个面子，进后台把小珍

宝给你拉出来。”

此时，满场大乱，看戏的纷纷往门外挤去。

铁太岁说完，跳上了歌台，像一只饿虎似的，刚要掀帘去抓小珍宝，却不防身后有一个人也跑上台去，一手揪住铁太岁的衣裳。

铁太岁刚要回头去看，身后的人也向他的鼻子上擂了一拳。

铁太岁“哎哟”一声，不顾鼻血汪然，张着两手就去抓那人。

那人却拳脚灵活，抄着铁太岁的两只胳膊向后一掀，铁太岁就熊腰骤然弯曲，以手捂着肚子。

那人用脚又在铁太岁屁股上一踢，只听“咕咚”、“哗啦”，铁太岁便由台上跌下，跌到台前一张茶桌上。只见壶盏纷飞，连桌椅也倒了。台上的玻璃灯，鼓架子，同时哗然落地，帘内的窈窕歌女们一阵娇啼惊叫，艳红姹紫，纷纷往楼下跑去，竟似被暴雨淋落了的桃花，被弹弓惊飞了的莺燕。

将铁太岁从台上打下来的这人，便是当今武林新秀，情海失意郎君徐石岩。

当时台下胆小的看客早已魂飞魄散，离席惊慌而去，胆大一些的，见徐石岩长袍掖在腰间，袖口挽起，握着拳头，星眼怒睁，剑眉挑起，冷着脸向台下的铁太岁斥道：

“你算什么东西？花了两个鸟钱，就来横行剧场，暴打茶房，欺凌弱女，搅乱他人？老子早看得你不耐烦了……”

那铁太岁费了半天的劲，才从地上爬起来。他怒冲冲地

抄起一把椅子，就去砸台上的徐石岩。

徐石岩轻轻躲闪了一下，伸手接过，高举椅子，朝铁太岁狠狠砸去。

那铁太岁躲闪不及，若椅子飞在他的头上，一定会砸得他脑浆迸流。

只是在这时，一个人一跃近前，手疾眼快，伸出手来稳稳的把椅子接住道：“朋友，你初走江湖，就狂若无人，出手不逊。将他从台上推下，已经够意思了，你还想把他打死不成？看在诸位歌女听客的面上，你该走了。”

徐石岩细细打量着面前这位鹰眼冷面细高个子的关三爷，冷恻恻笑道：“姓关的，你是干什么的？这个人若不是依仗着你的势力，他也不敢来此胡闹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，说出来，也好让我见识见识。”

姓关的道：“说出来算是欺负你，你小小年纪，别总往硬钉子上碰，人家这里做生意，也不容你我在此时争斗，你若识时务，即早走开，别在我关行天面前称好汉。我让你这一次，以后江湖上再较量。”

徐石岩一听，此人便是豫楚之间，闻名遐迩的武林高手关行天，真是不胜惊讶。他退后一步，把对方上上下下细细打量了一番，冷冷笑道：“真让我大失所望，原来，关行天就是这么一个贪花好色，滥交匪徒，倚武凌人的武林高手，我今天算是瞻仰尊容了。不过，你若想赶我出去，除非你的拳头能抵得过我的拳头。”

关行天一听，脸色早由红变白，由冷漠变得阴森。只听他冷惨惨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你，乳口黄牙，我虽然早就认识了你，却一直未把你放在眼里。不想今儿倒自己找上门

来了。”

徐石岩一听关行天早认识自己，蓦然不胜惊讶。又听他仗势凌人，出言不逊，便气的七窍生烟，摆开架势，一言不发，只冷冷看着关行天。

关行天抱手向台上台下道：“诸位切莫惊慌，对不起！今天我要借贵方一块宝地，会一会这位江湖新手，看看他到底能吃几碗干饭。”

关行天说毕，向那姓陶的道：“师弟，桌子摆开两张。”

话音未落，那瘦小少年早已给关行天徐石岩摆出一块交手场地。

铁太岁不顾身躯伤痛，拿起关行天的宝剑嚷道：“三爷，给你宝剑，把这小子砍成粉末，由我去抵命。”

关行天冷笑道：“不要宝剑，他手中没有武器，我若使了宝剑，算是欺负他。”

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掖衣裳，挽袖子，并不着慌。

徐石岩此时脱掉长袍，跳下台来，先发制人，抡拳向关行天击来。

关行天闪身躲开，紧握双拳，指关节尖尖突起，似十把刀尖，向徐石岩腹部击去。

徐石岩跳跃闪身，回头在关行天腋下猛击一拳，却不由暗暗吃惊。原来这关行天的身躯，此时居然象铁石一般。

与此同时，徐石岩的胸前也挨了一拳，关行天也不由暗自惊讶，原来这乳口小儿虽肌肤白嫩，却似玉石一般坚固，铁拳击去，屹立不动。

他两个人可真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，在这三张桌子大

小的狭窄场地，脚起拳落，闪转腾挪，敏捷轻快，令人目不暇接，暗暗叫好。

只见两人彼此挨了一拳之后，便谁的拳头也近不得谁的身躯，往返十来回合，关行天扣住了徐石岩的右腕，徐石岩的手也扣紧了关行天的右手，二人相持着，用脚相踢，用膝相顶，较起力来。但谁也不能将谁扳倒。

二人由楼板上相持到台上，眼看就要打到后台去了，仍然如两只猛虎角羊一般，相搏着不能解开。

这时，铁太岁却登到一张桌子上，揪下天花板上系着的玻璃灯，抱起一盏，向徐石岩头上撞去。只听“哗啦”一声响，有几个没逃下楼去的歌女又惊得啼叫嚎啕起来。

玻璃灯并未打着徐石岩，关行天也躲开了，可是灯罩却碎成一堆，里面的蜡烛引着了后台的布帘子，台上便熊熊之火顿起。

这时，人声鼎沸，脚步杂乱，那楼上的歌女，惊叫着逃下楼去，有的把花鞋甩掉了，也不顾去捡，只顾仓皇逃命。茶房和姓陶的赶紧取水灭火。

关行天阴恻恻向徐石岩说了一句“我明人不做暗事，救完火再较量”。于是，二人也互相撒手，赶紧帮着救火。

那飞腾的火苗，燃着了关行天徐石岩的衣裳，他们就地一滚，又去救火。火倒是扑灭了，可是浓烟弥漫，久久不散。人们捂着嘴咳嗽着，却找不见出口。

那铁太岁却又趁着烟起，抽出关行天的宝剑，向徐石岩后心刺去。

原来徐石岩早有防备，他闪龙躲开了剑锋，反抄住了铁太岁的腕子，用力夺到手中，紧接着一脚将铁太岁踢倒在

地，宝剑随之落地。

这时，又有人惊叫道，“杀人喽……”

徐石岩一见那地上躺着的寒光闪闪的宝剑，机灵一动，随手捡起宝剑，冲开弥漫的浓烟跑下楼去。

关行天回头一看，铁太岁跌倒在地，嚷着：“宝剑！宝剑！”徐石岩已不见踪影，不由得咬牙切齿，暗暗骂道：“徐石岩，我本因你黄口小儿，乳臭未干，才饶你一死，不想你得寸进尺，又抢去我的宝剑。若再遇在我的手下，我轻饶不了你。”

关行天虽这么暗自发狠，但也不得不钦佩他的功夫。从老龙镇发现他与萧盼玉暗自爱慕，蔡家庄他以神奇的功夫杀了蔡老虎，到与萧盼玉比剑相戏，他知道徐石岩剑法精熟，非等闲之辈。今天，他又领略了徐石岩的手脚功夫，便晓得此人是武林后起之秀，如此才貌不可多得，不由得又想：若此人与萧盼玉缔结良缘，确是天设一对，地配一双。

可是，一想起萧盼玉的如花之貌，似玉的肌肤，高超的剑术，特别是那一双多情的眼睛，关行天就不由得欲火中烧，妒心顿起，暗暗发狠：“小妮子呀小妮，你瞧不上关大爷，也休想得到徐石岩。”

且说徐石岩当时跑下楼去，返回店中，正值空寂无人，便急忙将得来的宝剑藏在床褥下面，又坐在残杯剩酒桌旁，独自慢慢斟饮起来。

少时，店掌柜与那表亲同时进来，店掌柜的表亲见徐石岩虽然穿着体面的长袍，却头发有些乱了，不由得眨眨眼睛，暗自发笑。

店掌柜是个粗人，他一进门，只对徐石岩问：“大爷出

去见没见太平茶社着火？”

徐石岩摇摇头道：“没理会。”

店家自顾自地又说道：“那太平茶社新近由省里招来了一个唱书班子，台柱子叫什么小珍宝，是个迷人精，招得一些好色的大爷天天去看。我就知道会要出事，今天果然，恰巧有个好色的关三爷带着朋友到那里。这关三爷本是本地的衙门和镖行请来捉红辣椒的，刚才在茶楼上与一个多情少年，为争小珍宝打开了，把灯撞碎，引起熊熊大火。”

徐石岩微微笑笑道：“那有什么好看的？”

店家表亲却眨眨眼道：“这行三爷大概是关云长的后代，只因关云长为人太是正直，整天闭目不见女色，未享尽人间欢乐就归天而去，所以玉皇大帝就叫他的后代替他多享受一些。至于那少年……”那表亲用眼瞅瞅徐石岩道：“倒是一位文武双全的美公子，好比杨宗保再世，却偏偏不去找穆葛寨的穆桂英，跑到茶楼去寻女色，真乃咄咄怪事。”

徐石岩只望着窗外独自饮酒。只听那店掌柜又说：“原来官衙和镖行都奈何红辣椒不得，请来了关行天，咱们不知道红辣椒到底有多大能耐，关行天到底有多大本事，反正三两天内，关行天就要去捉红辣椒了，又有一场好戏文了。”

那掌柜的表亲又说：“听说红辣椒着实辣得很，连那小小的袖剑，只要人一碰上，顿时舌尖麻辣，浑身酸软，动弹不得。没准那袖箭就是她身上的毫毛变的，红辣椒也许是白骨精再世。”

徐石岩暗自发笑，这店掌柜竟说书说得走火入魔，一派胡言乱语。可是又急待想见见红辣椒师徒，看看这一串大小辣椒到底有多红多辣。

这时，已交过三更，那店家原来正是新婚燕尔，每夜必得回家。今夜因太平楼失火，耽误了时辰，便在这时匆匆回去了。

徐石岩与店家的表亲躺在床上，聊起红辣椒来，套出了去太行山的途径，便假作入寐。

等那店掌柜确实沉沉睡去，徐石岩便将包袱打开，把得来的宝剑用衣裳裹了，包进包袱。

次日一早，便听得院内纷纷议论，说昨日太平茶楼有人寻畔闹事，打了铁太岁，抢了关行天的宝剑，关行天与官衙正四处捉拿逃犯。

徐石岩听了，窃自发笑。不过，为避麻烦，整日未出客店，倒也无官衙来搜。

到了傍晚，趁店掌柜忙着招待顾客，徐石岩叫来一个伙计，算了店钱，匆匆离开客店，走出城外，转往北去。辨明了去太行山的方向，挥鞭策马，疾驰而去。

行有三十多里，已见落霞与归鸦齐飞，牧童横短笛回村，暮色散千里，炊烟接白云。徐石岩心里一急，紧催坐骑，身后扬起尘雾灰河。

又行了二十来里，虽然天色仍未伸手不见五指，也见天上繁星盏盏，地下灯火遥遥，夜幕之色渐深。

徐石岩又策马行了不多时辰，远远望见前面有一处小镇。已灯火盏盏，清晰可辨，便想：且在这里暂借一宿，明日清晨再奔太行。

勒缰驱马近前一看，见小镇确实小的可怜，稀稀拉拉，只有三五家店铺，其中只有一二家店房。

徐石岩到一家店门前下了马，进门朝里望去，见迎面一

间大屋子里，放着两辆大车，还有十几个人。有三四个人，围在一张炕桌上谈天说地，正自寻开心。一见徐石岩进来，其中一个身着黑衣，身材魁梧的人就问：“干什么的？是住店的吗？都住满啦，走吧！”

徐石岩很是诧异，心想你怎么反宾为主，管起客店的事了？便不听那大汉的，继续往里走。

他见里面有一处小院，似乎还有单间，便问：“店家在哪里？你们后院不是还有单间吗？跟客人商量商量，匀出点地方来，叫我歇一夜好不好，多给店钱。”

徐石岩说着，用眼细看，见有一个店家模样的人，两眼惊慌慌看着徐石岩，似有难言之隐。

那刚才说话的大汉又道：“娘的屁，还噜苏什么，店给老子包了，你拿出元宝来老子也不叫你住，快滚你娘的……”说着，向徐石岩挥挥拳头。

徐石岩也厉声问道：“不是你开的店，你凭什么替店家作主，出口骂人？”

那大汉又挥着拳头站起来道：“老子骂你？还敢揍你呢，看你红口白牙的，不想活了是不是？”说着，就要过来打徐石岩。

其余的三个人拉住大汉，彼此使了个眼色，便有一个瘦小的黑汉对徐石岩说：“都是出门在外的，总好通融。”

他向那大汉挤挤眼，又对店家说道：“把这位客人请进来吧。”

那店家似乎非常懦弱，做不了这几个的主，便只站着，用哀怜的目光去看那小黑汉子。

黑汉子冷冷假笑道：“生意来了，还不快去。”

店家哆哆嗦嗦，走出店门，便对徐石岩小声道：“贼！”

徐石岩装做没听见，大喊道：“把我的马跟那几匹拴到一块吧。”

店家越发惊慌着急，悄声道：“走！走！快离开这里。”

徐石岩见此情形，立刻明白了，这荒僻小镇已被贼占据了。这倒凑巧，若大小辣椒都在这里，我倒也不必费事进太行山去找了。

于是，他不管店家如何示意，只是装做看不见、听不着，由马上摘下自己那长长的包裹，走进店里，回头高声道：“店家，把我的马好好喂上。”

那十几个人见徐石岩如此鲁莽，不禁暗暗奸笑。那小黑个子欠欠身子，腾出个地方，对徐石岩道：“请进来吧。”

他又指指身边的大汉道：“这是我兄弟，说话鲁莽，不必计较，出门在外，同路便是一家，何况天色又这么晚了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彼此通融一点便是。”

徐石岩面带微笑，星眼微闭，走过来坐到黑汉子身边，将那长长的包裹放在床上面。就有一个贼人送过来几句黑话。徐石岩只做没听见，微闭双眼，去看周围的情形。他见这十几个贼人身边，都有大大小小的包裹，里面装的鼓鼓囊囊的，便知道这伙贼人一定是又劫了大户，走得困乏了，便来此歇息的。

此时，那鲁大汉又瞪着眼问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徐石岩微微一笑，眯起眼睛，用眼角扫着那大汉道：“不干什么，随便在江湖上走走。”

那大汉又问：“那你靠什么吃饭？”
徐石岩笑笑，眼望着门外道：“到处有朋友，还怕走不遍天下，饿坏了肚皮？”

那小黑瘦子见徐石岩如此说话，便使个眼色，叫众人走开，过来拍拍徐石岩的肩头道：“兄弟，看得出来，你也是吃咱们这行饭的，有话更好说了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你在这里住一宿，保管你人马俱全，丝毫无损，可是你得报上姓名来。”

徐石岩睁开双眼，一挑剑眉，望着众人莞尔一笑道：“谢谢诸位，兄弟柳行侠，请各位包涵。”

那十几个贼人听徐石岩说出这个名字来，都大眼瞪小眼，面面相觑。

此时，那鲁莽汉不发怒了，只倒了一碗酒，双手捧到徐石岩面前。

徐石岩单手端起碗酒，一饮而尽，将碗递给鲁汉，朝他笑笑，微眯双目，环顾四周，见十几个贼人都露出惊愕神色，心里便暗暗思忖：这伙人一定非平常贼人，我既然遇上了，就得看个水落石出。不过，我可得净扎着打起精神来，否则，他们定会趁我睡着了，结果了我。

徐石岩正独自思量，这一群贼人看来并不是红辣椒一伙，却见里面院子走出一个白净面皮的高个子来。那人穿一身蓝缎衣裤，系着红紫色的带子，一脸冷色，走近徐石岩，便厉声问道：“你到底是干什么来的？”

徐石岩转过头，仰起脸来，从容答道：“我也是在江湖上瞎混的，这十几位弟兄已经知道了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他忽然见这白净面皮的人神色凶恶，两眼寒

光，一只手已悄悄伸到小夹袄的下衣襟里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徐石岩见此情形，鱼跃而起，娇手一拳，只听“吧”的一声，那人身子一个趔趄，往后退了几步。

徐石岩已就势跳下炕来，双手将那人按在地上，用脚去踢。

旁边有两个人扑过来打徐石岩，都被他用脚踢到一边。

徐石岩从那白净面皮的腰中掏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，紧紧握在手里，冷恻恻笑道：“你竟想暗算我，真不够朋友！”

这时，那鲁莽大汉已从徐石岩的包裹里取出宝剑，腾身抖剑，向徐石岩心窝直刺过来。

徐石岩轻轻一闪，顺手攥住大汉的臂腕，“啪”的一声飞脚朝大汉腋下踢去。那大汉一拱腰，宝剑已落到徐石岩手里。

徐石岩又腾身飞脚，朝鲁大汉踢去。只听“妈呀”一声，那魁梧之躯便摔在地上，爬不起来了。

此时，屋中十几个贼人惊慌起来，各自去寻家伙。

只见那瘦黑汉子朝徐石岩笑笑，向众贼道：“别打了，别打了，都是朋友，别伤了和气。”

徐石岩左手握匕首，右手持宝剑，背靠一处墙根，冷冷笑道：“没有虎胆，也不敢闯贼窝。我今天本来是想找你们交个朋友的，不想你们不识抬举……”

徐石岩说到这里，忽觉不好，速疾将身一闪，就见一枝袖箭“噔”地插在墙上，离他不过三、四寸远。

徐石岩掉头一看，看见门首之处，灯光照不到的地方，